

天书眩目剑

青
云
著



中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天书眩目剑

中

青 云 著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1993 年 · 济 南

目 录

第十八章	虎口脱险	(283)
第十九章	天地兄弟	(297)
第二十章	狭路相逢	(313)
第二十一章	偶遇天书	(328)
第二十二章	不测风云	(349)
第二十三章	鬼迷心窍	(366)
第二十四章	玉女痴情	(384)
第二十五章	冤家路窄	(400)
第二十六章	路人相救	(417)
第二十七章	深情厚意	(433)
第二十八章	书失复得	(451)
第二十九章	神秘之人	(464)
第三十章	荒冢失书	(482)
第三十一章	技高一筹	(498)
第三十二章	邂逅难逃	(515)
第三十三章	山前遇敌	(529)
第三十四章	路途艰难	(545)

第十八章 虎口脱险

阎午旗语气软了下来，说道：

“公子何必难为我们老兄弟俩？像我们这快土埋半截的人了，还能有多少活头？”

阎午浩不解兄台之意，道：

“兄台怎说此丧气话？”

阎午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责备道：

“你少说两句。”

阎午浩见兄台冲自己发脾气，不知他搞得什么名堂，努嘴不悦道：

“我说的不对吗？我们虽年纪大了些，但还没到你说的程度，活不了多少年。”

阎午旗没有理会他，对江小龙道：

“其实像公子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用拜师。天云洞的武功天下谁人不知，公子何必多此一举呢？”

江小龙冲阎午旗道：

“阎老大你说得倒也是，我们天云洞的武功在当今武林确是少有敌手，可学无止境，各有所长，所以我很想拜两位前辈为师。”

阎午浩见他说得有道理，也很诚恳，顿时喜形于色道：

“那好啊!”

突然间，他又皱了眉头，说道：

“我俩老兄弟可形影不散，像你这公子哥儿，能吃得了这份苦?”

江小龙不紧不慢道：

“前辈请放心，我想请你们到天云洞去，一是你们可以在那里传授给我武功，二来我可常陪二老，以尽晚辈孝心。”

阎午浩听罢，喜上眉梢，搓手跺脚，恨不得即刻就去，高兴地道：

“那好啊!”

阎午旗知其中定有阴谋，见阎午浩满嘴答应下来好不高兴，冲他一瞪眼，不满道：

“你?!”

阎午浩见兄长生气，不疑是江小龙话中有诈，低声嘟哝道：

“这样的好事到哪里找?你不愿去我去，我早就想结束这颠沛流离鬼一样的生活。”

阎午旗见他仍执迷不悟，好不气恼，张口骂道：

“你的脑子长到哪里去了?被人杀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此话怎讲?”

阎午浩仍瞪着一双迷惑的眼睛，不解地看着兄长。

“你以为江小龙就这么好心吗?他在骗你哪!”

阎午浩这才如梦初醒，转过头去，怒目圆睁，冲江小龙道：

“好小子，你竟敢骗我，看我不……”

他想说看我不教训教训你，但一想此人是江三霸的儿子，

急忙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江小龙道：

“前辈，你们误会了，晚辈可没有那个意思。”

阎午旗一针见血道：

“江公子，你不要枉费心机了，你以为我们就那么容易上当？你那点花招连三岁小儿也看得出，我们一进天云洞就难以生还。”

阎午浩闻后，心头大怒，也不管他什么天云洞不天云洞的，冲江小龙怒骂道：

“好小子，知道老夫最不愿动心眼，今天竟然骗起老夫来了，看我不斩了你！”

江小龙见他受了阎午旗的挑拨，慌忙解释道：

“前辈你误会了。”

江小龙言毕，耳边传来阎午旗的冷笑。他吃了一惊，急忙向阎午旗望去，突然觉得一阵风响，阎午浩已不知去向。

江小龙正在惊疑之中，就觉头顶一阵疾风袭来。他急忙一矮身子，阎午浩从头顶窜过，掌风扫得他气息一缓。

江小龙怒道：

“阎午浩你偌大年纪，怎的这么不要脸，竟想偷袭本公子！”

阎午浩道：

“小娃娃真是见识短，竟把老夫得意轻功说成偷袭，太不自量。”

江小龙冷笑道：

“你先别自吹自擂，本公子问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

骤然间，江小龙又感到一阵疾风袭来。他急忙闪身躲过，

定睛一瞧，竟是阎午旗。

江小龙见仲昆阎王都动了手，知他们不会相信自己，手中长剑一抖，“呜呜”作响。他怒目紧盯着二人道：

“仲昆阎王，你们可要想好，到时后悔可来不及。”

阎午旗反唇相讥道：

“没有什么好想的。”

江小龙见状，知多说也无用，他提起全身功力，注入右臂，左脚踏迎阎午旗一步，振臂一挥一抖，只见无数寒人的光圈推向阎午旗的胸部。

阎午旗一惊：

“秋风扫落叶！”

他深知“秋风扫落叶”绝非秋风那样凉爽逸人，而是剑光所及毙人性命。

阎午旗见偷袭不成，江小龙已用上了他那摄人心魂的一招。这一招，二十年前曾使自己丧胆，今日却又有人欲用它来夺自己的性命。

生命系于一线，他想都不敢多想，奋起神威，大喝一声，双掌携排山倒海之势向江小龙推去。

“呜呜”声响起，光圈一闪即失。

阎午旗倒退数丈之外。

江小龙嘿嘿地冷笑道：

“好厉害的掌力，不愧为‘仲昆阎王’之首。”

阎午旗阴森着脸道：

“少年火气不要太盛，否则老夫……”

他虽这样说，但心里却有些后怕。

江小龙讥讽道：

“你虽掌上厉害，但要挡住我这把剑确也困难，不信你瞧瞧你的肋下。”

阎午旗一惊，低头一瞧，果然自己左肋下的衣服已被剑芒穿了个小洞。他抬头望着江小龙，暗惊道：

“也亏着江小龙火候差些，否则这条老命就要丢在这里了。”

江小龙见他呆呆地望着自己，说道：

“昔日所传，危言耸听是假，而今天眼见为实，看来仲昆阎王只不过如此罢了。”

阎午旗知江小龙在嘲笑自己，因畏惧于他剑上厉害，敢怒不敢言。

刚才杀声四起，疾风劲吹，刀光剑影的树林此时又陷入了沉寂之中。

突然，江小龙耳边传来“扑”的一声，打破了山林的沉闷。他抬眼望去，见阎午浩落在身边。

江小龙见阎午浩扑到跟前，道：

“你也想试试本公子的剑法？”

阎午浩不屑一顾哈哈大笑道：

“我原以为‘秋风扫落叶’剑法多么厉害，今天一见，也不过如此。”

阎午浩说完向阎午旗瞥了一眼，惊道：

“兄长受伤了？”

阎午旗探头道：

“没有，只是衣衫上穿了个孔。”

阎午浩转向江小龙，阴郁道：

“老夫倒是看错了你。”

江小龙撇了撇嘴道：

“仲昆阎王二兄弟都没有看错，否则就不是在衣衫上穿个洞，而是一剑贯胸。”

“仲昆阎王”细想，觉得江小龙说得并不过分，如果他再练几年，这一剑确能贯胸而过。

阎午旗铁青着脸道：

“你们天云洞的厉害，老夫早就知道，但我兄弟俩从未与天云洞结过梁子，江公子何必要与我们作难？”

江小龙冷冷道：

“你说的这话也不假，但本公子未曾惹着二位，又何故要伤害本公子？”

阎午旗一听，一时语塞，江小龙确也没有说错，是其弟阎午浩先动的手。

他后悔自己一时急躁，被江小龙钻了空子。

江小龙见阎午旗一时尴尬，笑了。他说道：

“这只是个小小的误会，其实只要二位答应我的请求，我是不会计较的。”

“江公子果真欲拜我兄弟俩为师？我看这大概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吧？”

“你看看，我说你是误会了吧，拜师就是拜师，能有什么别的意思？”

“难道公子还不明白我说的话？”

“你越说我越糊涂，我不明白你说得什么意思。”

“江小龙，你真像你的父辈，阴险狡诈。你以为我们‘仲昆阎王’白活了这把年纪，就这样容易上你的当？说直了吧，你打我们的主意，不就是想得到天书？”

江小龙脸色一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你们兄弟二人是明白人。不过今天要想逃脱出去，却也万万不能。”

阎午旗也冷冷一笑，阴阴道：

“江小龙，你虽然仗着天云洞的剑法，但要留住我们，嘿
嘿……”

转过身，他对阎午浩道：

“我们走！”

江小龙见状，一亮宝剑道：

“休想！”

“仲昆阎王”兄弟也不搭话，腾身一跃，便向林外奔去。

三人几乎是同时起身，但江小龙挥动手中剑，半空中拦住阎午浩，剑尖直刺他的咽喉。

阎午浩空中无法用掌，把头一偏躲了过去。二人同时双脚落地。

身还未稳，阎午浩双掌一错，同时向江小龙胸前击去。

江小龙倒纵几步，哈哈大笑道：

“仲昆阎王，你们今天走不了啦。”

说着，他头转一边，喝一声道：

“你们都出来吧！”

“嗖嗖嗖”，三声风响，三个黑衣劲装人从林中闪了出来。

躲在暗处的徐国栋猛吃一惊：

“想不到江小龙在林中还设有伏兵，这么长时间我竟没有发觉！”

不光徐国栋没有发觉林中另伏有人，就连“仲昆阎王”也吃惊不小。

阎午旗瞪着惊诧的眼睛道：

“江小龙，原来你是有备而来，算我们兄弟二人瞎了眼睛！想不到我们打了一辈子的鱼，竟在阴沟里翻了船。”

江小龙嘿嘿一笑道：

“‘仲昆阎王’明白就好，这次你们无话可说了吧？”

阎午旗把牙一咬道：

“想让我们听命于你，办不到。”

江小龙盯着阎午旗道：

“你呢？”

阎午旗愤愤地说：

“江小龙，你别太得意，你手下这几个人无非是来陪葬而已。”

江小龙点着头道：

“好，既然你们不识抬举，那么本公子也就没话可说了。”

他转身冲三个黑衣人道：

“陶主管，你们给我上！”

“陶主管？”

徐国栋吃惊不小。他心中暗想，陶主管在送死林中不是丧身于江小龙的剑下了吗？怎么今天又冒出来个陶主管？这其中必定有诈。

徐国栋不由得暗暗注意江小龙等人的一举一动。

但见三个黑衣人成三角之势将“仲昆阎王”围在当中，其中一人道：

“仲昆阎王，你二人快束手就擒吧！你们今天就像是两只迷路的小羊羔，休想逃出虎口。”

江小龙一听此话，气得大声喝道：

“陶主管，你竟敢胡说八道。”

陶主管一听，吓得急忙闭住嘴，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江小龙看见陶主管畏畏缩缩的样子，更加厌恶，大声喝斥道：

“你们等什么，还不给我动手！”

陶主管如同大梦刚醒，喝叫一声，提掌扑向阎午旗。其他两名黑衣人亦不敢怠慢，各自抽出剑来，杀向阎午浩。

江小龙见手下人杀了过去，嘿嘿笑了两声。

阎午旗挥掌挡住陶主管攻来的一掌，向后退了两步，一眼瞥见江小龙那得意样，气得张口大骂起来：

“江小龙，你竟如此歹毒，难道你忍心让你手下送死吗？”

江小龙毫不生气，笑道：

“阎午旗，你用不着为别人操心，先想想自己是怎么个死法吧！”

阎午旗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冲过去一掌毙了江小龙。可这时陶主管一掌快似一掌，叫他丝毫脱不开身。

陶主管虽然掌上功夫了得，但与阎午旗相比却相差甚远。

阎午旗挡住陶主管拍向胸前的一掌，冲他冷冷地道：

“姓陶的，你是个明白人，你的武功比老夫差远了，老夫我劝你不要为江小龙白送这条命。”

陶主管脸色骤变，迟疑了一下，但很快又挥掌杀了过去。

就这微微的迟疑，也没有逃过江小龙的眼睛，他嘿嘿冷笑了两声。

陶主管闻声大惊，就这么一缓，阎午旗的右掌已印在他的胸前。

陶主管面如死灰。他知道只要阎午旗掌力一推，自己这

条命就完了。

阎午旗叹了口气，移开拍在陶主管胸前的手掌，不无感慨地道：

“想老夫掌下不知毙了多少人，以老夫从前的脾气，你就是有十条命也早完了。”

陶主管听到这句话，知自己这条命算是捡了回来。他慢慢地退开，待转过身，陡见江小龙射来一束凶残的目光。

陶主管浑身一抖，再不敢后退半步。他转过身来，怔怔地盯着阎午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只听“啊、啊”两声惨叫，围攻阎午浩的两个黑衣人各挨了他一掌。虽然这两掌不算重，但也击得他二人气血一阵翻腾，两眼发黑。

这二人急速退开，提剑怒视着阎午浩。

阎午浩冲二人嘿嘿笑道：

“就你们这样的角色也来和老夫动手，快叫你们的主子来。”

江小龙见手下人只是中掌，并不像受伤的样子，冲阎午浩道：

“你先别急，你想进鬼门关，本公子不会叫你失望的。”

他用手一指阎午浩，对手下两人道：

“你二人快给我上！”

两黑衣人挥剑又扑向阎午浩。

这边陶主管又与阎午旗杀在一起，这一次他虽然尽力拼杀，但与刚才大不相同。他只是紧紧缠着阎午旗，并不与他正面交手，只要对方一出掌，他就急忙躲闪开来。

江小龙见此情景，知陶主管已被阎午旗吓破了胆，再这

• 292 •

样斗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他哼了一声，提剑杀了过去。

陶主管见江小龙杀了过来，精神振了振，掌上加力，与江小龙一前一后齐向阎午旗要害处击来。

阎午旗虽不把陶主管放在眼里，但对江小龙心有忌惮，特别是那剑法使他不得不尽全力应付。

江小龙与陶主管围着阎午旗，不断地变换位置，同时招式越攻越快，且招招下杀手。

那边的阎午浩与两个黑衣人也正斗得激烈。他的情况比其兄好得多，虽然两个黑衣人使尽全力，不要命地挥剑攻击他，但未伤到他半根毫毛，并且二黑衣人几次差点让他击中。

两个黑衣人的招数渐渐地慢了下来，看情形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二人互相对望了眼，倏地同时击剑，封住阎午浩攻来的一掌，双双向后疾退三步。

阎午浩见二人向后退开，不明其意，再看其兄阎午旗，连遇险招。他一时大急，奋起神威，大喝一声，双掌一擎，扑向两个黑衣人。

二人见阎午浩出掌霸道，急忙避其锋芒，各向侧闪开，同时一左一右，双剑直刺阎午浩两肋。

阎午浩见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分开，已被他冲开缺口，疾步一闪，躲开双剑，摆脱二人纠缠，直扑到其兄阎午旗身边。

接着，他双掌齐出，用足十成功力，闪电般地击在陶主管的后背上。

陶主管正在全力对付阎午旗，根本没有注意阎午浩扑了过来。待他觉得背后发凉，为时已晚，只觉五腑六脏一阵巨痛，“啪”的一声，他被击出三丈多远，直挺挺地摔在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陶主管才摇摇晃晃从地上爬了起来，鲜

血从口中喷涌而出，随即他又摇了摇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再也没能爬起来。

江小龙连看陶主管都不看一眼，指着仲昆阎王道：

“你们虽然毙了陶主管，却仍然难逃出本公子之手。”

阎午旗阴阴道：

“江公子就如此自信吗？”

江小龙道：

“虽然我们斗了这么长时辰，但是还没有好好地叫你们领教领教本公子的剑法。”

阎午旗道：

“剑法虽然不错，但是用错了人。”

江小龙嘲讽道：

“这么说，仲昆阎王兄弟的武功了得？”

阎午旗回道：

“你说的这只是其一。天云洞的剑法虽然天下无双，但并不是说谁用都是如此。譬如你吧，还差一些火候，但如换成天云洞主，我兄弟二人今日决不存生念。”

江小龙冷笑道：

“这么说我不行了？”

阎午旗紧声回道：“正是。”

阎午浩此时早沉不住气了，他不耐烦地说道：

“兄台休要与他多废话，我就不信，我兄弟俩对付不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江小龙接他话头道：

“我今天就让你们二人见识见识乳臭未干小子的厉害。”

话刚说完，他手腕稍动，立时寒光涌出，剑锋直指阎午

旗左胸。

阎午浩双掌齐推，欲封住江小龙攻过来的一招。谁知江小龙剑路一变，手臂上下抖动，但见无数道光圈徐徐推到他的胸前。

“秋风扫落叶?!”

“仲昆阎王”兄弟俩各呼一声，阎午旗向后倒纵而去，而阎午浩却乘机从侧向江小龙攻了一掌。

一边的两个黑衣人被刚才惊心动魄的场面吓得心惊肉跳。见陶主管已经丧命，下一个该轮到自已了，对视一眼，提身就向林外疾去。

“你们想跑?”

一声冷喝传到二人耳中，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江小龙已站在他们的前面。

江小龙双目透出一股残忍的杀机。

两黑衣人脸现灰色，呆呆地看着江小龙。随着两声惨叫，二人同时栽倒在地。

不远处的“仲昆阎王”看在眼里，惊在心里：这江小龙确如其父，杀人不眨眼。

“仲昆阎王”毫不犹豫，提身凌空一跃，双双冲出林中。

江小龙见“仲昆阎王”仓皇逃走不择道路，一阵得意的冷笑冲天而出。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被隐身暗处的徐国栋看得一清二楚。望着林中只剩下江小龙一人，他感到困惑不解。

江小龙对桃园二秀才感兴趣，为什么桃园二秀才逃走后又突然间出现在这里，死死地缠住“仲昆阎王”?难道真是为了天书?从时间上推算，江小龙去追赶桃园二秀才不可能

这么快就到了这里。其中难道有什么阴谋？

徐国栋疑团重重，百思不得其解，突然他脑中跳出一个念头，这几次遇上的江小龙，其秉性虽然一样恶毒、残忍、奸诈，但神志似乎并不一致。

想到这里，他再看江小龙时，已影踪皆无。小道上，只留下几具横七竖八的尸体，一副凄凉恐怖的景象。

他蓦然一惊：

“好快的身手！”